



新生命叢書

乙種

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

樊仲雲編譯

新生命書局發行

乙
573.079
4421

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 全一冊 實價大洋五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編譯者 樊仲雲

發行處 上海法租界震飛
新生命書局

路霞飛坊十九號

印刷所 倉頡印務有限公司

上海北山西路德安里一三六號
電話北一五二九

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小序

長久處在一個環境中的人，最易把一切事象當作固然而不以為異，其弊失之蔽。但是在未嘗經驗此環境的生活的人，則其所見所聞的印象，都是新的。所以在前者視為毫不足異的，而在後者却是極大的奇異，這樣的事是往往有的。

以此，東西人士對於我國現狀的觀察是值得我們的參考的，尤其是當此革命的時代，我們要選擇自己發展的道路的時候。

不過外人的觀察，雖然「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但到底因為是外人的緣故，而所見不能真切，或者以為國家民族思想等不同的觀念所蔽，而抱一偏見，這樣的事也是有的。所以我們看的時候，還得拿出自己的主見來加以評衡取捨。

這裏的九篇文章，除第一篇「中國革命之諸根本問題」是新譯外，餘則曾登過東方雜誌，新生命月刊，當代及貢獻旬刊，而「從廣州暴動觀察中國革命」為施伏量先生所譯，「帝國主義統治下之香港」為陳石孚先生所譯，故在此單行本成書之

時，我要向施陳二先生及各刊的編輯先生表示謝意。

樊仲雲識，三，一五，一九二九年。

東西學者之中國革命論

目次

- 一 中國革命的諸根本問題…………… F. V.rga (11)
- 二 對中國作如是觀…………… 長谷川如是閑 (四九)
- 三 謎樣的中國問題…………… 山川菊榮 (八七)
- 四 現代中國論…………… 稻垣直文 (一〇七)
- 五 現代國家與中國革命…………… 長谷川如是閑 (一三五)
- 六 國民革命之前途與打倒軍閥…………… 長野朗 (一六〇)
- 七 從廣州暴動觀察中國革命…………… 布 勝治 (一七〇)
- 八 中國之共產主義…………… Pearl S. Buck (一八一)
- 九 帝國主義統治下之香港…………… Scott Nearing (一八九)

中國革命的諸根本問題

E. Varga

今日的世界，不論那一國要像中國樣滿是多種多樣的矛盾情形的，怕一國也沒有罷。所以要理解事態的推移而加以綜合，是非常的困難。不過我們相信在一般的情形上可以把全部過程像下面似的總括起來。

中國現今正是在以單純再生產爲基礎（即馬克斯所謂「亞洲的生產方法」），由內含着許多封建的要素之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通過未完成的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階段，而進向勞動者與農民的執政之革命的變動時期。

言其特質，有如下述。即由中國經濟之特殊構造，資本主義不但破壞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且若無生產這東西之破滅的沒落，及伴此而生的一切勞動者之一的窮乏化，不能自己完成。所以在向資本主義的社會爲全幅的轉換以前，早已是開始了革命。這革命，便是勞動者農民的反叛，是反抗舊封建的前資本主義的榨取形

式，同時也是反抗新資本主義的（國內的及帝國主義的）榨取形式的革命，是必然的須對地主，軍閥，中國及外國資產階級，即支配階級之各層，取反抗的鬥爭的革命。

於此，我們想對此極複雜的中國發展上的若干主要契機，加以一番檢討，而由此以引出對於下之主要問題的結論。

在中國的資產階級，農業問題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果有解決的可能性沒有呢？這個問題，由我們之所見，實是關係中國革命今後的運命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的檢討，由我們之所見，應為仔細分析中國革命之諸問題的根柢。事情倘是這樣，資產階級對於農業問題，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能夠解決的，那末，中國工業的無產階級，要想把巨大的農民大眾引入自己方面，就難免失敗了。但是，若沒有農民階級的援助——況且還要與農民層相鬥爭——則數量弱小的工業無產階級，要想打倒（中國的及外國的）資產階級與軍閥的支配，於事為不可能。所以說起來，農業問題實為中國這樣情勢的核心問題。

農業問題之研究，與一切中國問題之研究同樣，當面的便是許多障礙，如語學素養的缺乏，有用的統計資料之無有，而中國文化之表現形式又與歐洲的非常不同等。所以對於所有我們的論述，我們應加以非常的斟酌始可。

一 農業問題與中國封建制度之特質

我們由農業問題之理解，知道要特別引徵中國事情，則應用所謂封建制度的表現，實是害多於利。因為這種表現雖以中國現實之某種的事實為正當特徵，然而此表現的應用却使許多人陷於謬誤，把單純的歐洲封建制度之一切要素，以為中國也有，而自假定起這樣的前提來，這決不是與現實相一致的，並且還是產生許多混亂的。

所謂封建制度之表現，只有在與『前資本主義的』同其意義而應用時，我們可
以把中國社會的構造喚作封建制度。（於此，我們要把向資本主義以轉換的要素——這是在歐洲封建制度，亦尚有一定的發展階段——暫置不問。）其消極的要

素，即前資本主義的性質，這是歐洲封建制度與中國之社會構造相共通的。但此共通的事物，在其內部實大有差別。我們以下就要來略述此最重要的事物。

歐洲封建制度之經濟的基礎是土地支配與農奴制。土地支配制是由君主承受理地代代世襲的。但其所得的數量不是由於領地的面積，而是由農奴之人數而定。所以其對於土地的支配，不是決定的，而對於勞動力的支配則纔是決定的。所以其所登錄的不是領地的畝數，而為人的口數！當向資本主義以轉換之初時——以人口之顯著增加——使所謂土地的生產要素優於所謂勞動力的生產要素（故在英國與普魯士等有令農民退去的命令）。

但在中國却完全不同。為封建制度固有的經濟的基礎之土地支配制，雖曾有成立，但為昔日之諸農業革命早已破壞完了。（為一切封建制度固有的經濟的基礎之土地支配制，雖曾有破壞，而勝於歐洲工場手工業時代之技術而技術雖曾有存在，何以獨特的土著的資本主義在中國却絲毫沒有發展？何以此種發展始終不能超於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主義的階段——即與封建制度能相調和的？這是另外的問題，

我們不想在這裏加以討論)。所以對於勞動力的支配不是決定的，而對於土地的支配，則在中國本土自遠昔以來即是決定的。不過我們所注重的是指中國本土而言，若滿洲蒙古西藏等住民稀薄之邊地，則不能爲準。原來中國人口六分之五是從古即密集於此領土的三分之一以上而生活的。故在此決定的地域，像歐洲那樣封建制度的土地分配制與農奴制是早就已不存在了的（或者這樣的制度是大概不會有過的）。

爲免去誤解與曲解起見，一言以蔽之，中國雖有大土地所有，但却無土地支配制。（且即就中國的大土地所有言，其土地面積也不如歐洲樣的是幾萬頃，而至多之數只爲數百頃，且大多數還不過數十頃。這樣的事情，與經濟的真正之大土地所有，原毫無妨礙。因爲中國是有一年三回或四回的收穫的）。固然，有以地租收入以生活的階級，但此地租就其許多還是現物地租以言，這也不是固有之封建的支配地租。且中國之土地所有，常有區分不絕的以貨幣爲賣買。中國收納地租的階級不如歐洲封建制度土地支配貴族那樣的特權階級，而與商人階級及高利貸階級有最密

接的融合。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之所得，與爲國用而聚集起來的財產，自古以來即可投於土地所有。只要有了貨幣，則便可求得土地，或加入地主階級的隊伍，而這在本來的歐洲封建制度是不可能的。

在中國固然現今尚有農奴制，但此農奴制，却不真正的帶封建的性質。其經濟的本質，不像封建制度上，領主——他雖支配有許多土地，但其所支配之勞動力則甚少——是把勞動力暴力的以限制在土地上的。在中國，因勞動力的巨大的過剩，故沒有這樣的根據。中國的農奴制是與此適相反對，由以下的事情而成立的。即貧窮的小佃農，以土地缺乏之結果致被束縛於地主，以常向地主借款，致於本來的地租以外，不得不以其勞賃的大部分歸於地主，事實上完全是把其身分引渡於地主，舉其全身靈以隸屬於地主。但此農奴制之經濟的基礎，實與真正封建的農奴制者有別，在某種意味上還是相對立的經濟的基礎。

這不同的地方，雖不是一見本質的，但此不同在中國革命今後的運命上却是根本的重要的事物。資產階級所指導的農業革命，『第三階級』的革命，對於封建的

土地支配制之資產階級與農民階級的共同革命（即法國型的革命），在中國都是不可能。這樣的革命是不可能的，爲什麼呢？因爲中國不是真正封建的土地支配制，因爲資產階級的各層都同時是收納地租的，所以他們決不會對自己實行革命！並且，即事實上的農奴制有其存立，資產階級也不會把農民層由這事實上的農奴制解放出來的。爲什麼？因爲正是此資產階級，正是此與土地所有相結的高利貸資本，是把農民造成爲借款奴隸制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農業革命，在中國須於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始能成功。故農民層只有與無產階級同盟，因之只有脫去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之範圍，纔能從重利地租之重壓下自己解放出來。……

我們現在再回來講歐洲及中國的封建制度之經濟的基礎。歐洲的農業是乾燥農耕，故其各個的土地支配（在現在還有各個的農民經濟），可以明白與鄰接地區劃，而有獨立之可能。但是中國農業自古即以灌溉農耕爲主，這是行於非常狹小的細分地域中的。因此，水利經濟之組織化爲死活的必要。這由地域之大小惟有共同協力始可能。所以於此有傳統的社會的拘束，且常帶宗教的色彩。（這且待講到水利經

濟諸問題時再來詳論）在這裏，雖含有封建的諸要素，但這亦同樣帶着與歐洲封建制度不同的性質。故歐洲封建制度與中國，其國家的機能亦有同樣非常的差別。在封建時代，國家的機關本來是沒有的。當國家是分割的各個土地支配制之時，此封建的領有者，輒常率其軍隊，聯合於統治者之指揮下作軍事行動或相互戰爭。如行政司法等，便是此土地支配制之機能。反之，在中國，則國家具有廣及全領域的重大機能——即全領域內米之配給的組織化，最重要地方水利經濟之組織化，與監督等。與之相應的，故在中國有國家官吏這樣的特殊階級，他們受過規則的考試，爲帶着封建性質，具有學識的官僚貴族階級。但是歐洲的封建領主，普通却多是不能讀書識字，他們於土地支配制以外，如國務等等，幾於是不放在心上的。

中國之社會的構造——即在外國資本未侵入前所成立，及在今日尙大部分存續着的——便如這樣是前資本主義的，是含有封建制度之許多要素的，但因其沒有土地支配制與封建的農奴制，故決不是歐洲的意味上之封建制度。由這方面來觀，中國之社會的構造是比封建制度更爲進步的構造。但在他方面，此構造却含着傳統的

種類之諸拘束。這種拘束，便是由以前的時代直至現今都粘結着的。如經濟生活上家族的巨大的重要性，及由不使之開墾夥多土地的結果之祖先崇拜等。由此獨特的構造，於是乃產生下之事實。即在中國乃有無經濟的基礎，亦無階級權源，而純粹傳統的，以農民為犧牲，收取封建的所得的諸層人物。如零落的士紳即屬此類。他們對於官廳為居間人，而由村鄉以為供養。凡此，便是中國特殊的封建的要素。

故把中國現代之經濟構造，單純的名曰封建制度，由政治的，戰略的根據都是不對的。由這錯誤，實容易導入機會主義的誤認。換言之，即由歐洲的發展以類推，以為彼此間雖有殊異，而某時期之資產制度必為封建制度之續，實容易導入那樣的前提。故當此場合，一般人常把二個重要的契機輕易看過，就是：

(一) 中國之社會制度，現在還是由前資本主義的制度繼續着轉向資本主義的制度之過程，而此進行過程，並不是土著的發展，乃是在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之影響下進展着的。即在向資本主義而轉換的同時，含着中國從此屈服於外國資本，轉化為帝國主義列強的半殖民地的意味。

(二) 這個轉換，現在是當着資本主義之沒落期。即此時期，資本主義在地球上已倒壞其巨大的一角，而帝國主義國家間，則在世界市場作狂暴的獲得販路的鬭爭，由這鬥爭，爲着強制的謀世界之再分割，將啓發而爲新戰爭。

這兩個契機，即中國向資本主義的轉換，是已遇到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沒落期，且中國現在是向着轉化爲帝國主義列強之半殖民地的形態而進，故由此二契機，我們決不能把這轉換，以單純的歐洲諸國由封建制度轉換爲資本主義的類例來等量齊觀。

二 進向資本主義的轉換過程

我們的目的是在討論中國歷史的發展。雖然在中國歷史上曾演過一回至數回的農業革命，又其技術雖會到過與歐洲工場手工業時代有同等價值的階段，我們於此，只是想就其何以不發生進向產業資本主義的獨自的轉換，這一點來略加述說。中國的經濟，在外國資本未侵入以前，具着一種明顯的特徵，即惟無限的反覆着

『亞洲的生產方法』，即在同階梯上儘是同技術的生產過程。

『地租之現物形態，在亞洲，同時雖是國稅的主要分子，但此地租之現物形態，……在這裏是同着自然關係的轉向性以再生產的生產關係爲根基的：』

馬克斯曾這樣的說。

還有他處論述印度的，如：

『這種自足的共同體，不絕的在其共同形態中行再生產，或者即偶有破壞，也是能以同地域同名義而再興，這自足的共同體之單純生產的機構，實是打開亞洲社會不變性的祕密之鍵，我們看亞洲諸國間繼續不絕的崩壞與新興，以及循環不息的王朝的興亡，實是非常顯著的對照。社會經濟的根本要因之構造，是不受從所謂政治這上空地帶來的暴風的影響的。』

『亞洲生產方法』之成立，即不變的再生產的經濟的基礎之成立，決不是不許有某種資本之形成的。

『……在中世，有二個形態不同的資本。這二個形態在最多種多樣的經濟

的社會構成中趨於成熟，而依着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時代以前的資本的作用，——這便是高利資本與商業資本。……」

「由高利貸業與商業以形成的貨幣資本，在農村中由封建制度，在都市則由 *Zunft* 制度，妨礙其轉化為產業資本。」

事實上，在中國是數百年前，不，數千年前已有商業資本了。中國商人把中國手工業及家內工業的製品運至印度及歐洲。但其輸出於外國者只是超於本國必要額——自然是極少的——的過剩部分。同樣，就高利資本也是非常強烈的，對獨立生產者行其榨取而言，故顯然沒有動搖在同樣級梯的再生產的基礎。但是因只是這樣，故不能導之以形成工業資本主義。

「只要指示中間形態便可十分明白。在這形態上，剩餘勞動是不由直接強制以剝削生產者，並且也不發生生產者公然的屈服於資本下之現象。在這裏，資本還沒有直接的佔領勞動過程。獨立生產者惟在以父子相傳的古昔的經營方法營手工業或作農耕時，乃有與此等獨立生產者相並的高利貸業者或商人，即